



锁上那扇门

□陈康明

“咔嚓”一声，门锁上了。虽然声音不大，但我听着心里头一紧。手还搭在门上面，钥匙攥在掌心里，凉飕飕的，就是不想抽出来。又要告别老家，回城里。可我这双脚啊，像是被一颗钉子钉在地上，迈不动了。

楼道里安静得很，只听见自己喘气的声音。我慢慢转过身，眼睛顺着门，从上往下又看了一遍。墙角那个鞋柜，老伴前年纳的鞋垫，还在里头搁着；窗台那盆君子兰，叶子倒还是青的；楼梯拐角那面墙上，太阳斜斜地照进来，灰尘在光柱里飘，也不知道要落到哪儿去。

我下一级梯步，回一次头，眼睛舍不得离开那扇棕色的门。门上倒贴的“福”字，还是去年的老黄历，红纸褪了色，边角也翘起来了。可就这么看着看着，又觉得它是新的，像是昨天才贴上去的。那个时候多好啊，女儿女婿带着外孙回来过年，我和老伴忙碌着，满屋子热气腾腾的，到处都是年味。

三楼、二楼、一楼。每下一层，那些陈年旧事，就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。

三楼东头，老廖家的门口，以前有一只土狗，成天蹲在楼梯拐角晒太阳。我下班回

来，还没上楼，就能瞅见它眯着眼睛打呼噜，尾巴偶尔还摇两下。现在呢，楼梯拐角空空荡荡的，只有几片干枯的树叶，蜷在角落里。

走到二楼时，我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。小张家那扇门，以前在这个时候，总能听见他在里头唱歌，唱得怎么样，可听着就是亲切。有一回我拎着东西上楼，他正好探出头来，笑着说：“哟，又带好吃的回来啦？”就在这楼梯口，我们还能摆几句龙门阵。现在门关得紧紧的，一点声响都没有。

下到一楼，还是忍不住回头望。楼梯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可穿过这片黑，我又好像看见了，院子里的那棵蜡梅树，花早谢了；东屋的窗户该擦了，灰蒙蒙的；父母屋里的那台老挂钟，也不知道走不走，有没有人给它上发条。

院子里静得出奇。以前这个点，炊烟升起来了，饭菜香飘过来了。母亲站在厨房门口喊：“快点，去叫你爸吃饭！”父亲一定会在刀豆架下，鼓捣他那几盆花草草，听见喊，慢悠悠应一声：“来了来了。”我跟他后头，看着他背有些驼了，可走得稳稳当当的。

现在刀豆架还在那儿，在风里摇摇晃晃的，看着就要散架。窗户还在，没人擦了。老挂钟还在，没人上发条了。它们都还在，可又好像都不在了。

我站在院子里，望着那扇门。门里头锁着什么呢？老沙发、老床、那口用了几十年的铁锅。那沙发里，还陷着父亲看电视的身影，他总是歪在那儿打瞌睡；那老床上，还留着母亲絮叨时的体温，冬天她老给我灌热水袋；那口铁锅里，还炖着过年时全家人围坐的热乎劲儿，咕嘟咕嘟冒着泡。

昨晚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老伴问我怎么了，我说：“想家的事。”她说：“这有啥好想的，城里的房子是家，老家的房子也是家，两个都是家。”我没吱声，可心里头明白，这哪能一样呢？城里的房子什

么都好，有电梯不用爬楼，冬天有暖气，下楼就是超市。可半夜醒来，总觉得窗外该有鸟叫，该有鸡叫，该有狗吠，该有风吹过窗口那种沙沙的响声。那些声音，城里头听得见吗？

我在乡镇工作三十多年，每天下班就往家赶。那时路不好走，坑坑洼洼的，骑着摩托车，心里急，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家里。推开那扇门，总能看见母亲在厨房忙活，锅碗瓢盆叮当响；父亲在院子里拾掇花草，或者拿把扫帚在打扫卫生。妻子帮我接过包，问一句“饿了吧”，然后一家人围坐在那张老桌子前吃饭。

后来父母走了，他们的屋子空了，可那件穿了二十年的中山装，还挂在柜子里，领子都磨得发白了；那把剪刀还放在针线盒里，刀刃磨得亮晃晃的。每次回老家去，我都要进屋里去坐一坐，摸摸这个，看看那个。也不是念想，就是觉得，父母他们只是出门买菜去了，一会儿就该回来了。

再后来，我退休了，女儿在城里给我们买了房。临走那天早上，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。看看灶台，看看碗柜，看看床铺，看看桌椅，还有院里的树啊花啊草啊……我对自己说：“还会回来的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可这一走，就真的很少回老家来了。”车子终于开动了。后视镜里，老家的房子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远，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影子，化进天边的暮色里。可我知道，它还在那儿，站着，等着。等着某一个黄昏，某一个清晨，等着那串熟悉的脚步声。

人这一辈子，到底要有几个家？小时候的家，是父母在的地方；长大后的家，是自己所在的地方；老了以后的家，是孩子所在的地方。可说来说去，真正的家，怕是只有那一个——我们最早离开，又最想回去的地方。那扇门一锁，好像就把什么都锁在里头了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）



能懂的诗

马兰花开(组诗)

□刁福久

在红山看见马兰花

默默地绽放
惊艳了五月的戈壁滩
大漠的风
不再那么犀利
而且带着一丝丝香甜

一群拓荒者的背影
穿越戈壁
他们的心胸
回荡着马兰花的气息

夫妻树

柳梢头的月遥不可及
柳荫下婆娑的身姿
像写满预言的卵石
沉重而圆润
人世间的奇遇
暗含后来者追随的步履
自此，朝圣的人们
像枝叶间跳动的阳光
在风沙洗礼中
让种子在大漠里发芽

箩筐井不寂寞

□陈斌

的记忆中，铭记着箩筐井水和金盆山兽炭的功劳。

历史记忆中的岁月胶片，是不会破损残缺的。荣昌陶博物馆留存了很多记忆，有口口相传的歌谣：金盆山，瓦子滩，十里河床陶片片，窑工吆喝声远，窑火烧红半边天……这些流传数百年的民谣，也是箩筐井经历岁月洗礼后，对过往时光的浅吟低唱。

箩筐井不仅滋养了器以载道的荣昌陶，且承载着一段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。荣昌是渝西矿业重镇，抗战时期经历了大规模煤炭开发，民族资本家余际唐整合数家小型煤矿，有力支援了前线抗战。在那段日机轰炸、岁月如磐的艰难日子里，当地矿工喝着箩筐井的泉水，怀着对祖国的忠贞不渝，源源不断把“抗战煤”运往工厂。

“箩筐井”不仅以清冽甘甜滋养矿工，且赋予矿工收复山河的血色灵魂。

1949年后，这里成了重庆重要的炼煤生产基地，有力支援了国家三线建设。改革开放后，矿山面貌发生很大变化，自来水进入家家户户，到箩筐井担水的人明显少了。再往后，矿山由于资源枯竭退出了人们的视野，前往箩筐井担水的人也不见了踪影，箩筐井孤独地矗立在风雨中。如今，为保护古井，当地政府为它加装了围栏，悬挂上文物保护单位铭牌。偶尔有怀旧的行人，远远向箩筐井投来注视的目光。

箩筐井寂寞吗？不，它不寂寞！它正用更加宏大的视野见证着一个个产业园的拔地而起，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）

戈壁滩上的巨响

手臂如钢筋般扼住命运
铺天盖地的呐喊
让冰冷的石头有了灵性
逝去的太阳一样的火球
化着一枚硕大的勋章
堪比太阳更明亮
孔雀河水流经
这汗渍斑斑的戈壁
像泪水一样苦涩难当
高大的身影
不会被沙砾埋葬
坚定眼眸如晴天一鹤
擦亮东方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理事）

檐下时光

□赖武

风刚踮着脚吻过檐角
雨就从云的衣兜里漏下来
先是一两声试探
像雏燕啄破蛋壳的轻
后来就铺成了一张网
把桃花的粉、柳芽的绿
都兜进湿漉漉的怀抱
墙根的青苔趁机爬高
要偷听泥土里种子的梦
伞骨撑开花朵
每瓣都盛着半透明的星
有人在雨里走
脚印洒开成一行软诗
我趴在窗台上数
第三滴敲醒了檐下的风铃
第七滴吻湿了归燕的翅
而第一百滴
正顺着瓦当滑进
刚解冻的心里
（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）

浅聊徐渭和梵高

□谭欣

在西方艺术史上，出了个绝对厉害的短命天才梵高。而在中国书画史和文学史上，徐渭绝对是个绕不开的天才和异数。

记得刚学绘画那时，人手一本厚厚的卷成海带状的《亲爱的提奥》，于是知道了西方有个画画的“疯子”梵高，此人定是造物主抛给人类艺术领域的最大麻烦和难题——艺术当如是以生命成全，以无可估量的激情澎湃燃烧，以重力加速度的决绝陨落却绵延深远。如果梵高活到徐渭的年纪再死，还不知会有多少天价的拍卖纪录被刷新，会有多少狂怪诡异的自残方式。当然，艺术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多种可能性，对生命的极度敏感和热情使得这二位恰只是极端个例。

关于徐渭的一生际遇，戏剧学者王长安作《十字歌》概括：一生坎坷，二兄早亡，三次婚姻，四处帮闲，五车学富，六亲皆散，七年冤狱，八试不售，九番自杀，十堪嗟叹。论嗟叹坎坷，徐渭自幼家道衰落，亲人

相继离世，生活动荡无依。但他恃才傲物狂放不羁，结果大把年纪还磕磕绊绊，连最基本的童试都差点没过，更别提后面一串的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了。这点跟三百年后的梵高类似。梵高作为后印象派先驱，影响整个二十世纪艺术界，特别是野兽派和表现主义。梵高把色彩玩得随心所欲，徐渭把水墨搅得惊天泣鬼。徐渭生前唯一最大的政治资本就是做过几年胡宗宪的狗头军师，胡一倒台，他就发了精神病，先用利斧击破自己的脑袋，不死，后用三寸长的钉子刺入左耳，又不死，又用锤子击碎自己的肾囊，仍是不死，然后幻觉不断，因幻觉杀死妻子，打入大牢，还是命不该绝被人救起。一生穷困潦倒也不为政治官僚作画卖字，晚年靠邻居救济，邻居送个瓜他便画一瓜回赠，画不动了就拒不受救济翻白眼等死，虽强撑到七十三岁，死时唯一一狗相伴，别无长物。而另一时空的梵高先生，同样为颜料和生活必需品发愁，为卖不出一张画

发愁，也是精神病发作割了自己耳朵又朝自己肚皮开枪，也是炽热和沮丧交织，天才和悲剧并行。梵高临死前说：“悲伤永无止境。”徐渭说：“苦无尽头，到苦处休言苦极。”论天才和博学，徐渭绝对是自学成才的祖师爷，书法绘画文章诗词音律戏曲，样样玩得精通。

如今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，法国的阿尔和奥维尔，都有梵高的旅游风景纪念地。在中国的绍兴，有保存完好的青藤书屋。艺术史上生前最潦倒苦逼的两个天才走了，拍卖市场的数字还在飙升，晚生后学还在路上朝圣，在心中膜拜祭奠，他们在另一个美好的世界知道吗？

（作者系重庆市书协会员）

